

序·宏声墨文赤子心

蔡志礼*

宏墨要出版第三本文集了，摇了个电话来嘱我写序，说是他前两本书的序都由我执笔，如今第三本自然也不应例外，此谓顺理成章也。我不假思索一口就答应下来，只因还记得“义不容辞”这个成语。但也特别声明，其实也无需拘谨，他随时都可另请高明。只闻宏墨笑而不答，接下来就说八方文化创作室何华说，序文无篇幅限制，想写多长就多长。

这就是我们的沟通方式，真话直说，坦坦然不造作。一个电话三句话，一件事就决定了。

宏墨的歌迷们总爱说他们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比宏墨虚转了好几圈年轮，若也来这么一段扮清纯的台词，肯定会引来一卡车笑话。但若说在文学创作上，我是看着宏墨长大的，那倒是不假。从他早年任意挥洒的歌词，到他现在第二

*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博导与南方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任泰生策略研究院执行长、五月诗社副社长、教育部驻校作家计划主持。2015年获选为新加坡首位驻法国作家。

回准备把专栏作品收集成册，我都一直默默关注着宏墨文字里潜藏的巨大潜能。

在文艺的疆土上，宏墨俨然是个多功能主义的勇者，填词、谱曲、吟唱和写作他无一不爱，而且全心全意，表现亮眼。他总是怀抱探索的好奇心，敢于尝试各种陌生的创作方式，所以不断酝酿出风格各异的佳作，带给读者阵阵惊艳。应是早年生活背景使然，宏墨的草根性特强，落笔行文对民生疾苦也就特别关切。说起大道理来他可以道貌岸然，但耍起文字杂技逗趣时又尽显诙谐本色。把这些特点统合起来，即是独树一帜，亦庄亦谐的“宏观墨式”文风。

我常常在想，为何华文教学努力了那么多年，岛国阳光、水分和土壤，很少培养出像宏墨这样热烈拥抱语言文化的人，这就难怪对岸的文化大推手小曼总是说：“宏墨很不新加坡”。但回头一想，恰恰就正因为他不是某某大学正统中文系科班出身，他在文学上展露的光芒，更似深山寒夜里风中闪烁的烛光，显得特别耀眼也额外难得。

宏墨显然是一个对生命频频回首的人。在他一系列的散文中不难发现，他对审视自己的生活轨迹很有兴趣，例如在《孤独》中就有如此精辟的自剖：

第一段约在二十岁时，告别了蛮横的生活状态走进大自然，发现了和平的安祥与喜悦，激发出写词作曲的潜能，从此乐不思返；原来友善是那么的让人欢喜，敌意永远都会让人心不安；原来世界是那么的大的，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原来每个人都在过着不满意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能与强项，凭什么理由厌倦，凭什么自命不凡或提早放弃？

感性的宏墨在《触动生命》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因受邀到对岸南方大学，为学生谈谈触动生命的历程，怎料在提及不堪回首的往事时，一个不留神再次触及还未痊愈的伤口，内心再次承受苦楚和绞痛：

半世人间，除却失去父亲、失学、失足、失业、失恋、失去母亲的连串失意外，约有十年，几乎都处在苦恼的婚姻漩涡中打转，创作几乎中断，每日如行尸走肉般的存活，没心思工作，没有明天，没有未来；又其中的七八年在反复的病情底下挣扎求存，生不如死……生命中的得失，一夜讲完，一夜唏嘘。

读完此段，最感愧疚的人应是我，只因此次的演讲会是我一手策划安排的。

磨墨 彈 情

除了回顾，宏墨也抬头默默眺望前方。在《孤静》中一开始，宏墨就以低沉的嗓音幽幽地低吟：

我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我将会是一个越来越孤静的人。

接着又以无奈的口吻点出了内心的忧患：

小有小圈子的遗憾，大有大环境的悲凉。

可能是因为亲近大自然的缘故，宏墨对时序的变化很敏感，所以到了年关总是特别多愁善感，写感言似乎已成了他过年过节的仪式。对于国庆日的感受，厌恶歌功颂德的宏墨更是很另类，他在《一根头发》中如此写道：

普天同庆的金禧年国庆过去了，老百姓在四天的亢奋中醒来，发现日子依然如梦般的虚无缥缈；姑姑叔叔们穿回官服后，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整个烟花庆典过程犹如京华春梦一场，一阵锣鼓喧天后，尘归尘、土归土；而当日留在家里穿着红衣看电视直播的笔者，当国歌响起、当宣读誓约时，与现场观众一样，是起身直立同唱同读的，只是挺胸当儿，感觉有点怪怪——爱国歌曲是越唱越不自然。我说的是我自己。

身为一名长期在岛国坚守创作原则的音乐人，宏墨对本地歌曲（特别是新谣）着墨较多乃意料中之事。由于他不只见证还亲身投入其中，所以所撰写的内容很深刻，为了解与研究本地歌曲走过的历程，提供了第一手珍贵的资讯。例如在《音乐人》中，他感慨长叹地说：

我们曾经在一个歌曲创作辉煌的时代欢腾了整整十几年，进入2000年后，在不知怎样取舍的科技与版权法令下，写歌行业已被扭曲成一种暧昧的存在现象……旧歌轮回唱，新歌少人愿意出资制作的趋势，压扁了创作空间，也饿坏了音乐人，不得已，转行的转行，留下不转的都当老师教唱、演戏去，枉费了上天给予的能力，扼杀了经典歌曲出现的可能性。

接着宏墨理直气壮地问道：

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是否非得要依附在新谣的翅膀下才能高飞？不与新谣挂钩就不算是新加坡歌谣吗？

他很有见地地指出：

每一个年代都该有它自己的精彩，我想，我们该传承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自发走自己的路的勇气。

他最感叹的症结是：

我们少了一些坦然，少了一些无私，少了承传语言的大环境，所以我们都认为少了让它传承的后续动力，只能兴叹，只愿意继续炒冷饭。

关心新谣的读者可从《心谣新曲》和《从心出发》等篇中，了解更多更深入的见解。在《中国好声音》中，宏墨掏心掏肺地提出了许多参加歌唱竞赛应注意的事项，有意参加歌唱竞赛的朋友错过可惜。

宏墨是一名歌者，写起这方面的题材得心应手。《歌者》写两名民间歌手，一名是马来西亚演绎摩登南洋调和老歌新旧玩的歌手友弟大姐，另一位是台湾回归自然、温暖真诚的邓志浩大哥。常爱自嘲愚钝的宏墨，他的结论却闪耀着智慧的亮光：

也许歌者本身就具备智慧，性情会随着生命的起起伏伏，在执着与放下间养就一分处变不惊的从容；一边全然陶醉于音乐的滋养，一边积极的把岁月唱成自己想要的世界。

我们可从《漫谈世间事》铿锵有力的文字中，感受宏墨对世事的透视与领悟：

没有气节，所以没有原则；没有廉耻，所以没有高贵；
没有惭愧，所以没有正直；没有道歉，所以没有悔改。

而在《梦想、性格、命运》中，宏墨也只写了寥寥几笔，
就勾勒出了命运弄人的悲凉。

宏墨身上虽沾着沧桑的斑驳，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诙谐逗
趣的乐天派，这种性格特征在《艺术家与富翁》表露无遗。
也许是因为遇过太多的不如意，宏墨已把自嘲提炼成一剂豁
然的良药。

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悠闲写意的草根文艺生活十分向往，
所以在《草根之行》中才会有如此陶醉其中的描述：

沿着尼路越过恭锡穿入巴蜀直达草根书室。推门进店
见大伙忙碌，于是移内盘腿坐上那充满气场的软座，要了
杯仁余兄泡的花茶，回想刚过去的云烟，思潮起伏：一碗
执意，一杯习气，两代空间，颠倒心性；一座庙宇，一室
书香，两街之隔，恍若远山。人生外相已够困惑，修道之
路再如此扑朔迷离，是否会让有志寻法者还未开始已怯步
他去？虽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来到草根，坦白说
还是很难没有绮想……

逐渐步入生命初秋的宏墨，虽然已看透红尘俗世的纷扰，但义愤填膺的激情随时来潮，特别是当触及民族语言文化的敏感神经时，他的反应特别激动。例如在《误会》中，他对荒谬不公的社会现象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听到一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从前那
所以中文为教学语的大学：只允许英文的招牌及告示牌在
校园商店出现！

当对岸一所华社民办大学的校长，被其副校长公开指控九大罪状的事件，宏墨也在《时间》中表示忧心忡忡。他由衷祈盼办学者千万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英雄》的深度，令人刮目相看。从同是抗日英雄著名作家尤今的父亲谭显炎到奋勇救国却有些落得晚景凄凉的南桥机工；从雪兰莪州昔加里村的陈广进夫妇到被日军凌辱却宁死不屈的林江石，再到尼诺大道坍塌惨案中的救人英雄王耀标，宏墨重新定义“英雄”：

成王败寇不是英雄唯一的解读，但真正的英雄必能感
召同仇敌忾的护航决心，必能鼓舞人民坚决捍卫自己的国
家土地。

吟唱过春花秋月的宏墨，早已不是那愤世嫉俗的飞车搏杀的少年，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他已能在字里行间清醒地就事论事。例如对于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逝世，宏墨在《巨人传奇》中表达了沉重的哀悼。他对李先生留下的一句话特别感动：

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全是对的，但我做的一切都有个崇高的目的。

为怀念至爱的母亲而写的《海南戏》，不但情节精彩饱满，而且手法别具一格。宏墨把从小到大陪母亲看戏的情景，穿插在六幕剧中，让台下看戏的实景随着戏台上的剧目变换。让读者随着时光一步步的推移，感觉人生如戏和戏如人生的翩翩联想。收场时戏台上是圆满的大团圆，但一起看戏的母亲已不在了。

在这本由温馨而真挚的文字编织的文集里，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不胜枚举，例如《一路玩到挂》与《坐看云起》看似截然不同，精神层次却是共通的；《春秋大梦》关心的是教育如何培育关爱品德；《两岸诗声》作者自揭暗恋诗歌的内情；在《趣闻趣问》和《修车记》中直击现实虚假的荒谬；《买马票》则对人性贪婪好赌的劣根性大力嘲讽；《离开星球以后》更是一场从童年到成年的深度自剖。

磨墨
彈
情

从最近刚写成的《轻与重》里，我们看到了宏墨的人生观与文字功力更上一层楼。就如以下的这一小段，把生命的重量说得如此晶莹剔透，几乎每一个字都闪烁着智慧的亮光：

生命是重得频频转折，惶恐不安，但也可轻得逍遥自在，智慧常乐；生命也许轻率得沉重，也可以厚重得轻巧。

我不敢断言宏墨的歌曲和散文可以代表一代人的声音，或能唤醒俗世浑浑沌沌的心灵。感觉上即使他现在已是广受爱戴的音乐人和出色的专栏作家，他都还是那个与主流社会制度法规格格不入的边缘人，猜想这与他颠沛流离的过往与悲天悯人的胸襟息息相关。

我祈盼在这渴望寻找族群相濡以沫的大都会里，宏墨能秉持着不随波逐流的真我，抱着同流而不合污的赤子心，继续以宏声吟唱对尘世的关怀，以墨文书写对生命的大爱。